

全球最畅销悬疑推理类小说
英国当代著名推理小说女作家“推理小说第一夫人”

P.D.詹姆斯 巅峰之作

庄园谜案

THE PRIVATE PATIENT

[英] P.D.詹姆斯 著
周常 译

P.D.詹姆斯悬疑侦探小说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庄园诊所谜案

作者 詹姆斯
翻译 周 常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庄园诊所谜案/(英)P. D. 詹姆斯著;周常译.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

(P. D. 詹姆斯作品集)

ISBN 978-7-204-10910-4

I. ①非… II. ①詹…②周… III. ①推理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09633 号

THE PRIVATE PATIENT by P. D. JAMES

Copyright: ©2008 BY P. D. JAME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REENE & HEATON LIMITE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0 INNER MONGOLIA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庄园诊所谜案

作 者	P. D. 詹姆斯
翻 译	周 常
责任编辑	王继雄
封面设计	张新友
出版发行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网 址	http://www.nmgrmcbs.com
印 刷	内蒙古爱信达教育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10910-4/I · 2252
定 价	32.00 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目 录

第一部分

11 月 21 日到 12 月 14 日

伦敦,多塞特 (1)

第二部分

12 月 15 日

伦敦,多塞特 (77)

第三部分

12 月 16 日到 18 日

伦敦,多塞特,英格兰中部,多塞特 (150)

第四部分

12 月 19 日到 21 日

伦敦,多塞特 (228)

第五部分

春天

多塞特,剑桥 (275)

第一部分

11月21日到12月14日

伦敦，多塞特

1

11月21日是罗达·格瑞德四十七岁的生日，距离她被谋杀还差三周零两天。那天，她首先要到一家位于哈利大街上的咨询诊室去见第一次预约的整形外科医生查德勒－鲍威尔，那家咨询诊室的治疗目的是激发患者的自信并消除她们的忧虑。这次会面最终导致了她被无情地杀害。随后，她还要去常春藤饭店与罗宾·波顿共进午餐。这两个约会的时间只是偶然，而非刻意安排。由于查德勒－鲍威尔医生与她的预约不能提前，而随后与罗宾去吃午餐是早在两个月前就安排好的，并且在餐厅预订了十二点四十五分的座位；因为不提前预订常春藤饭店的座位，就很难有空位。这次约会不是为了庆祝她的生日。像大多数人一样，她平时从不提及自己的私人生活细节。她怀疑罗宾是否知道她的生日日期，即便知道是否想到为她庆祝生日。她知道自己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记者，甚至可以说是一位著名记者，但还是不太希望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泰晤士报的大人物生日名单中。

她按约定应该在十一点十五分抵达哈利大街。平时在伦敦与人约见，她喜欢至少步行一段路，但是今天她已经叫出租车在十点三十分来接她。从她家到哈利大街应该用不了四十五分钟，但伦敦的交通一向难以预料。她将要了解一个自己完全陌生的领域，而且她也不希望与外科医生的第一次预约就迟到，进而影响彼此以后的相处。

八年前她就在市区租了一套房子。房子位于切普赛德街最末端的一个小院子里，属于一片狭窄连排房屋中的一部分。她很快就搬了进去，这里是伦敦的一部分，她喜欢住在伦敦，愿意一直生活在这里。房子的租期很长，并且可以续约。

她很希望买下这个房子，但是她很清楚房子不可能出售。但是无望完全拥有它的事实使她非常苦恼。这套房子的绝大部分都是建于十七世纪。房子里曾经居住过许多批形形色色的租房人，有人在这里出生，也有人在这里逝世，除了在发黄陈旧的租约中留下名字之外，什么也没留下，而现在她也成为那些人中的一员。

虽然有竖框窗子的低层房间很昏暗，但她用来学习和工作的起居室位于最顶层，打开窗户可以看到天空，望见城市的高楼塔尖，眺望远方。一个铁楼梯从三楼狭窄的阳台通到僻静的屋顶，屋顶上摆放着一排陶瓷瓦罐，每当阳光明媚的周日早上，她往往手捧一本书或一份报纸坐在那里津津有味地品读，甚至一直到中午时分都沉浸在那份祥和之中，只有伦敦大本钟（又称大笨钟，是伦敦的标志。）熟悉的声音响起才打破了先前的宁静。

那些构成这个城市的古老阴森的多层房屋，远比构成汉堡和德累斯顿的房屋古老数个世纪。这个城市古老神秘的部分一直深深地吸引着她。周日敲响的钟声更增加了神秘感，不正是这些激发她去独自探索隐藏在那些小巷和广场中的秘密吗？从童年开始她就一直对时间着迷，使人们以不同的速度运动只是它的表观力量，实际上时间的流逝对人们的精神和肉体都有影响，她对所有过去和即将到来的每时每刻的感知都融为了一个虚幻的现在之中，而又伴随着每次呼吸成为无法改变、不能毁灭的过去。而见证伦敦沧桑的那些瞬间都被凝结在城市的每块砖和石头里，都被沉积在了那些教堂，墓碑和架在淙淙流淌的泰晤士河上的那些桥梁里。在春天或夏天的早上六点钟，她会走出房间，锁紧房门后，走进寂静的街道，给人的感觉并不仅仅是安静，而是更加深邃和神秘。在这样独自漫步中，有时她会放慢自己的脚步，仿佛生怕惊醒了曾经同样漫步在这些街道并且体验相同寂静的那些已经逝去的人。她知道每逢夏日的周末，就在几百码外，无数的旅游者和当地人会源源不断地蜂拥过千禧（Millennium）大桥，那些巨大简陋的内河汽船载满乘客驶出泊位，打破了宁静，整个城市都变得嘈杂混乱。

所有的嘈杂都屏蔽在庭院之外，这里似圣殿一样宁静。她所选的这套房子

和那间位于东伦敦郊区希尔福德格林金链花园中的半独立城郊小屋非常相似，它们都远离喧嚣、与世隔绝。她就出生在那间城郊小屋，并在那里生活了十六年。现在她将要在使自己能心平气和地接受那些年所发生的事情的道路上迈出第一步，即使不可能完全消除那些事情对自己的影响，至少可以使它们丧失继续伤害自己的能力。

现在是八点三十分，她沐浴完毕，关上喷头，用浴巾包裹好身体，走到洗手池上的镜子前，用手擦去镜子上的水雾，看着自己的脸，苍白而陌生，就像一幅带有涂痕的油画。几个月来，她经常故意抚摸自己脸上的疤痕。她现在用手指轻柔而缓慢地量着疤痕的长度，触摸着泛起的银色光芒的疤痕中心和凹凸不平的大致轮廓。她将左手放在脸颊上，试着想象几周后做完整容手术，一个完全不同的自己站在同一面镜子前的情景，虽然自己的脸不是很漂亮，但是没有疤痕，也许仔细观察会发现在皮肤的褶皱里有一条细细的白线。凝视着镜子，似乎里面的脸已经不再是过去那张自己看了都要昏厥过去的面容，她开始慢慢地几乎故意地毁掉自己曾经谨慎构建的心灵防御，这种难以控制的情绪像一股溪流猛涨成滂沱的大河一样在她心里激荡，占据了全部的思绪。

2

她的记忆又回到了老家那间既是厨房又是起居室的狭小后屋，在那里她忍受着父母的谎言，忍耐着他们自愿离群索居的生活。那间带有面朝海湾窗户的前屋是为那些从来没有举办过的家庭聚会和从未来访的客人们而准备的，房间中淡紫色家具上的擦光剂和污浊的空气散发着闷人的气味，她希望永远都不再闻到那种怪异的气味。她有一个酒鬼父亲和一个胆小怕事逆来顺受的母亲，而她是他们惟一的孩子。三十多年来她都如此描述自己，以后仍然会这样描述自己。她的童年和少年一直生活在羞愧自卑和自责之中。她父亲的暴力毒打已经成为家常便饭。她从没有带同学来自己家，从没举办过生日聚会或者圣诞节晚会。由于从来没发出过邀请，所以也没有得到过同学的邀请。她所上的中学是一所男女分校的学校，都是女孩子，女孩之间的友谊热情似火。那时，同学之

间关系最亲密的标志就是受到邀请在同学家过夜。从来没有同学在她家所住的金链花园 239 号过夜，她对自己的孤立并不以为然。她知道自己比那些同伴们更聪明，并自己安慰自己，不需要与那些不如自己聪明的人建立友谊，而且她也知道没有人愿意与自己成为朋友。

一个周五晚上的十一点半，那天晚上她父亲发了工资，也是那周最糟糕的日子。直到现在，那次梦魇般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令她恐惧的刺耳关门声犹在耳边。她父亲醉醺醺地走进来，她看到她母亲走到扶手椅前，罗达知道这会激起他的愤怒。那是她父亲的椅子，他挑选了那张椅子，并付了款，那天上午被送了过来。在送货人离开之后，母亲才发现椅子的颜色不是他所选的颜色。她母亲本想去换成他想要的那种颜色，但商店马上要关门，已经来不及了。她知道母亲的牢骚、辩解和低声下气地哭诉更会激怒他，而她只能闷闷不乐地看着他们争吵，无能为力，但她也不能上床睡觉。在自己房间里听着他们的吵闹声比自己看着他们争吵更加恐怖。整个房间充斥着他的愤怒，臭烘烘的体味。他摇晃着身体，不停地大声辱骂着，怒吼着。罗达突然对这种怒吼异常气愤，一股莫名的勇气涌上心头。她听到自己大声说道：“这不是母亲的错。那个送货人离开时，椅子还打着包装，所以母亲才没能看出颜色不对，而且商店一定会给更换的。”

接着，他转头看着她。她无法回忆起当时他说了什么。可能那时他没说什么话，或者她没听到。只是记得他投掷的酒瓶像一枚炸弹般朝自己飞来，然后发出的碎裂声，散发着臭烘烘的威士忌气味，几乎同时自己感觉到脸颊发出灼热的疼痛，血液流淌而出，滴落在那张椅子上，母亲发出的痛苦哭喊声：“哦，上帝啊！罗达看看你都干了什么。你在流血！真的是无法挽回了。永远也无法改变了。”

她的父亲看了她一眼，就蹒跚地走进卧室，倒头就睡。在她和父亲的目光相遇的瞬间，她看到了父亲眼里充满了复杂情绪：迷惑、惊骇和怀疑。接着，她母亲将注意力完全转到自己的孩子身上。罗达尽力用手捂住受伤的脸颊，血液从她的手指缝隙中流出。一时间血液和眼泪混合在一起。她的母亲取来一条毛巾和一小包创口贴，颤抖着双手，努力打开。罗达轻轻地从母亲手中拿过创口贴，撕开封口，最终把大部分伤口都黏贴上了。然后她平躺在床上，血一直不停地流，将近一个小时才停止，就这样造成了后来脸上的疤痕。她没有被送去医院治疗，也没有给任何人真实的解释，她有一段时间无法去学校，母亲给

学校打了电话，说她身体不舒服，给她请了假。当她回到了学校时，他们已经为她编好了谎言：由于她不小心撞在开着的厨房门边缘，才使自己的面部受伤。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对那惟一次击伤时刻的痛苦记忆现在也淡化了，成为这些年来记忆中的寻常往事。伤口变得严重感染，疼痛而愈合缓慢，但父母没一个人提起。受伤之前她的父亲一直很少正眼看她，而从那之后他就几乎不再靠近她了。她的同学们一看到她，马上转移目光，似乎不再只是表现出不喜欢她，而是害怕她。在她上六年级之前，在学校从来没人敢对她提起她脸上难看的伤疤。然而，上六年级那年，英语女老师法雷尔小姐坐在她身旁，试图劝说她报考剑桥大学而不是伦敦大学——法雷尔老师就是毕业于剑桥大学。法雷尔老师低着头看着试卷，对她说：“罗达，现在外科整形医生能治好你脸上的伤疤。在你成年之前，约见一下你的全科医生，商谈解决方法，或许是明智之举。”她抬起头看了看，正好看到罗达充满愤怒的目光，沉默了一会儿后，法雷尔小姐下意识的将身子往椅子上缩了缩，由于鲁莽失言而尴尬得面红耳赤，赶忙低下头继续看试卷。

同学和老师与她相处时都开始变得小心翼翼。她既没表现出不喜欢，也没有为此而感到苦恼。她有属于自己的私人生活，她喜欢探究其他人的隐私，而那些隐私是不希望被发现的隐秘，接着她也喜欢发现各种各样的秘密。探索别人的秘密一直使她着迷，也成为她整个职业生涯的基础和发展方向。她成为了一名理性的探秘者。她离开希尔福德格林十八年后，那里发生了一起恶名昭彰的谋杀案，引起当地人强烈关注。她只是随意地看了看报纸上那位受害人和凶手的模糊照片。几天之内，凶手对罪行供认不讳，落入法网，得到了应有的惩罚，然后就结案了。作为一个日益成功的新闻调查记者，她不是对希尔福德格林偶尔的恶名远播感兴趣，而是对自己越来越敏锐、越来越赚钱和吸引人的调查工作更感兴趣。她也决定去调查这个案件。

在十六岁生日时，她就离开了家，在邻近的郊区找了一间卧房与起居室兼用的房间。在她父亲没死之前，每周都寄给她五英镑生活费。她理所当然地接受了这些钱，因为她每天晚上和周末当侍者赚的钱并不够用，需要这些现金贴补，她告诉自己这五英镑钱就当自己在家的饭费吧。五年后，她找到自己有生以来的第一份正当工作并且自己的工作得到认可时，她母亲打电话给她说她父亲去世了。她毫无感觉，似乎厌烦的情绪远比哀痛的情感更加强烈。人们发现他滑落到艾塞克斯郡的一条河里溺水而亡。她始终没有记住那条河的名字，

血液中的酒精浓度证实他当时已经酩酊大醉。正如预料中的一样，验尸官的结论是——他是意外死亡。她暗自思忖这么说也可能是正确的。这也是她猜测到的一种结果。她心中暗暗自语着：这么快就死了，只是对自己犯下的错误有一丁点儿的悔意。他不可能会自杀，因为对这种一生失败如同行尸走肉般的人而言，自杀是需要非常理性和极大的果决才能做到的。

3

出租车的行驶速度比她预计的速度更快，早早就到达了哈利大街。她让司机将车停靠在哈利大街尽头与马里波恩路交汇处，然后步行去预约的诊所。她以前难得有机会在这条路上走，街道空荡荡的，那些整齐匀称的建于十八世纪的阳台笼罩着街道，令人感到一种神秘的平静，这深深地打动了她。几乎每扇门上都镶嵌着一块刻着人名列表的铜牌，那些人都是几乎每个伦敦人耳熟能详的著名医学专家。这里就是医学专家聚集之地。在这些闪闪发光的前门和窗帘严密遮挡的窗子后的某个地方，患者们一定正怀着各种复杂的心情等待着。那些人有的焦虑不安、有的恐惧担心、有的满怀希望、也有的悲观绝望，然而她在大街上很少能看到他们进进出出诊所。偶尔会有小商贩或送信的人来了又走，除此之外整条大街就像一处空闲的电影布景，静静地等待着导演，摄影师和演员们的到来。

她到达诊所门前，站在那里认真地看着名牌上的医生名字。上面列着两个外科医生和三个内科医生的名字，她所预约的医生的名字列在最上面：Mr G · H · Chandler - Powell, FRCS, FRCS (plast), Ms (意思是：乔治·H·查德勒-鲍威尔先生，英国皇家外科医师学会会员 (FRCS)，英国皇家外科医师学会会员 (整形外科)，MS——最后两个字母 MS 是外科手术大师的缩写，表明一名外科医生已经达到了医术和名望的顶峰)。她想能够获得外科手术大师这个头衔应该可以表明他医术精湛。庸医们即使由亨利八世颁发行医许可证，也难以达到如此令人惊异的程度。

一位面容严肃，穿着裁剪非常合体白大褂的年轻女士打开了房门。她很迷

人，但是不会令人感到不安，对罗达笑了笑表示欢迎，那只是一种出于礼貌的微笑，而不是热情的表示。这使罗达想到了在每个中学六年级中都会有的优等女生、女童子军小队负责人。

展现在她面前的候诊室与她期望看到的情景完全一致，即刻给她似曾相识的感觉，仿佛以前曾经来过这里。整个房间的装修无疑达到了富丽堂皇的程度，但是又没有影响其优雅品味。房间中心摆放的一张巨大红木桌子令人印象深刻，但又令人感觉欠缺雅致，桌子上面摆放着《乡村生活杂志》、《马与猎犬》以及其他一些上流社会妇女喜欢阅读的杂志，都排列得整整齐齐，令人不忍去拿一本阅读而打破这完美的秩序。桌子旁摆放着各式各样的椅子，一些是较硬的竖椅，其他的则比较舒适，这些椅子看起来好像是摆放在待售的乡村住宅里一样随意，但是很少有人坐过。墙上悬挂的版画都非常大而且非常普通，不会引起贼的注意。她也怀疑放在壁炉架顶端栅栏里的两个花瓶是否是真货。

除她自己之外，患者们一般只关注他们自己要见的特定专家的情况，很少顾及其他的的事情。如平时一样，她能够通过观察他们，知道这些好奇的眼睛没有长时间地注视她。当她走进来时，他们只是抬头扫视了她一眼，而没有人点头打招呼。作为一名患者就应该放弃一部分自我，而融入到一个巧妙地剥夺一个人的主动权和绝大部分自我意愿的系统中，尽管这是一个良性系统。他们耐心地默默坐着，沉浸在他们自我的个人世界之中。一位带着一个小孩的中年妇女坐在她身旁的椅子上，面无表情，茫然地凝视着前方。那个孩子焦虑地看着周围，百无聊赖，开始用脚轻轻地敲击椅子腿。那个女人伸手制止孩子不要那么做，她们都没看她。坐在她们对面的是一个穿着礼服的年轻小伙子，伦敦市金融家的典型装束，他从公文包中取出一份金融时报，熟练地翻开报纸，全神贯注地阅读起来。一位穿着时髦的女人默默地走到桌子旁，仔细看了看桌子上的杂志，但是一本也没选，又回到了靠近窗户旁的坐位里，继续注视着空荡荡的街道。

罗达没有等待太久。刚才让她进来的那个年轻女人走到她面前，轻声地对她说查德勒－鲍威尔先生现在可以见她。与查德勒－鲍威尔先生的专业知识相比，她在候诊室中就开始感受到了他的谨慎周到。她被带着穿过大厅，进入一间宽敞明亮的房间里。两扇装着厚重的亚麻窗帘的落地窗朝向街道，柔和的冬日阳光通过洁白无瑕几乎透明的网状纱帘照到房间里。房间里连她预想的一半儿家具或办公设备都没有，与其说是一间办公室，还不如说更像一间画室。房

门左侧角落立着一副天然漆的田园风光屏风，上面绘制着牧场，河流和远山，非常迷人。这个屏风显然历史悠久，可能制作于十八世纪。她心中暗想，可能这个屏风后隐藏着一个脸盆或者一张病床，尽管这看起来似乎不可能。难以想象任何人会在这样华丽的屏风后脱下他或她的衣服。在大理石的壁炉两边放着两把扶手椅，正对着门口有一张红木桌子，桌子前面放着两把椅子。壁炉架上悬挂着惟一一幅油画，这幅巨大油画上绘制了一个十八世纪的家庭，这家人聚合在一所都铎式房子前，一位父亲和两位儿子骑在马上，妻子和三个年轻的女儿们坐在马车里。在对面的墙上挂着一排展现十八世纪伦敦景象的彩色印刷品。这些印刷品和那幅油画使她感觉有些不协调。

查德勒-鲍威尔先生坐在那张红木桌子后，当她走进来的时候，他站起身来和她握手，示意她坐到对面的一把椅子上。他握手时很有力，但是持续时间很短，他的手很凉。她曾想象他会穿着一身黑色衣服。出乎意料的是，他竟然穿了件上等材质的灰白斜纹呢西装，裁剪得很漂亮，但却给人一种过于拘泥于形式的印象。她看着他的面容，在瘦骨嶙峋棱角分明的脸上有一张长而灵巧的嘴巴和一双在浓密的睫毛映衬下炯炯有神的淡褐色双眼。浓密而略显张扬的棕色头发从前额向后梳过去，露出宽大的额头，有一缕头发从额头旁斜落下来，几乎快触及到右眼。这位医生给她的第一印象就是充满信心，她立即就接受了他的自信，感到他值得信赖：一种与所获成就有关的自信神情，但是这种神情又不完全与成就有关。这种信心不同于自己作为一名记者所熟悉的那些名人表现出的信心：自己接触的那些名人的眼睛一直渴望着摄影师为他们拍照，因此他们时刻准备呈现出良好的姿态；普通人似乎都知道他们的丑闻只是媒体炒作，而他们转瞬即逝的名声只能依靠他们自己表现出特别强烈的自信来维持。在她面前的这个男人的自信来自内心深处，是只有那些顶级专家才有的自信，给人一种安全感，而且不可亵渎。她也发现一些没有完全成功掩饰的傲慢专横的迹象，但是她告诉自己这只是自己的偏见。哦，他看起来确实是一位外科手术大师。

“格瑞德小姐，你来这里没带来由你的全科医生出具的介绍信。”他只是在陈述事实，而没有一丝责备语气。他的声音低沉而富有魅力，但是略带一点儿乡下口音，这完全出乎她的意料，她不能确定这是哪里口音。

“没有，开具介绍信似乎是在浪费他的时间，也会浪费我的时间。大约八年前，我在麦卡特博士医务所登记为 MHS（英国国民健康保险制度）患者，但是

我从来没有向他及其合伙人咨询过病情。我一年只去两次诊疗室，测量我的血压，而测血压通常是由那里的护士来做。”

“我认识麦卡特博士。我会与他商谈。”

他没再说话，走到她面前，打开桌子上的台灯，并将台灯转向她，以便光线能够完全照射到她脸上。当他的手指触摸到她脸颊上的皮肤时，她能感觉到他的手指冰凉，使她的皮肤一下缩紧成褶皱。这种毫无情感的触摸似乎是一种侮辱。她暗暗心想：他为什么不先到屏风后面去洗洗手，但是如果他将此作为准备这次约见必须要做的事情，也许在她进入这个房间之前他已经洗过手了。他的手没有碰触到伤疤的那一刻，他静静地仔细观察它。然后他关上台灯，又坐回到桌子后面的椅子上。他看着面前的文件夹，问道：“这个伤疤形成多久了？”

他提问的措词使她一惊。

“三十四年。”

“怎么形成的呢？”

她说：“这个问题一定要回答吗？”

“如果不是自己受伤形成的，就不必回答了。但是我推测这不是自己造成的伤疤。”

“是的，不是我自己留下的伤疤。”

“那么，格瑞德小姐为什么过了三十四年之后才来修复这个伤疤呢？”

她想了想，然后说道：“因为我已经不再需要这个伤疤了。”他没有回答，但是在文件夹上做记录的手停顿了几秒钟。他抬起头看着她说：“格瑞德小姐，你对这个手术有什么期望？”

“我确实希望这个伤疤能消失，但我也知道这不可能实现。我希望伤疤能变成一道不易发现的浅线，而不是现在这样一大片凹进去的疤痕。”

他说：“我想，在一定的化妆技巧帮助下，能够使伤疤几乎看不到。手术后，如果有必要，你可以接受一位擅长化妆掩饰的护士为你做化妆技巧训练。这些护士技艺高超。她们所能做出的效果确实令人不可思议。”

“我不喜欢进行化妆修饰。”

“因为你的伤疤很深，手术后还是需要一点儿化妆。我希望你能够了解，皮肤分成多层，必须将皮肤表层切开，才能修复那些肤层。手术后一段时间，伤疤会看上去比别处的皮肤红而粗糙，而且伤口愈合完好之前，可能出现大量糟

糕情况。我们也需要处理鼻子和嘴唇之间的褶皱、嘴唇微微下垂以及延伸到眼角处的疤痕末端的手术效果。最后我需要注射脂肪来使脸看起来圆润丰满，修正所有不规则的轮廓。在手术前一天我们见面时，我会更加详细地向你解释我计划进行的手术事项，并会让你看一个示意图。手术将在全身麻醉的情况下进行。你以前曾经进行过麻醉吗？”

“没做过，这将是我第一次需要麻醉。”

“手术前麻醉师将会先给你进行检查。我需要给你做一些化验，包括血液检测和心电图，但是我更希望这些检查都在圣安吉拉医院进行。在手术前后都要给伤疤拍照。”

她问：“你刚才提到需要注射脂肪，能知道是哪种脂肪吗？”

“你自己的脂肪。用注射器从你的腹部抽取。”

她心想：“这真是个愚蠢的问题。”

他说：“你打算什么时候做手术呢？我在圣安吉拉医院有一个私人病床，如果你喜欢在伦敦之外的地方做手术，也可以到我的个人诊所——多塞特的查沃尔庄园，那里条件也很不错。我能够安排给你做手术的最近日期是今年的十二月十四日星期五。而且手术只能在庄园诊所进行。那时，我会给你和另外一名患者进行手术，因为圣诞节假期时我的诊所将会暂停营业。”

“我愿意离开伦敦去庄园诊所做手术。”

“在此次会诊结束后，斯娜林小姐将会带你去办公室。在那里我的秘书会给你一份关于庄园诊所的小册子。你在那里停留多长时间由你自己决定。大概手术结束后第六天就可以拆线，并且很少有患者手术后需要或希望在那里逗留超过一周。如果你决定到庄园诊所去做手术，可以安排一天或一整晚先去那里看看情况，这也许对你有好处。要是患者有闲暇的时间，我喜欢让他们先看看他们将要做手术的地方，这样做对患者是有好处的。当人们到达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都会感到不安。”

她说：“我想知道，手术后，伤口会很痛吗？”

“不会的，一般情况不会很痛。也可能会有点儿疼痛，也许有明显的肿胀。如果疼痛，我们能够进行止痛治疗。”

“我的整个脸都会包裹上绷带吗？”

“不会使用绷带。而是用一种包扎用品粘住伤口。”

她还有几个问题要问，尽管她认为自己已经知道问题的答案，但还是情不

自禁地提问。她不是由于恐惧而提问，而是希望他能理解患者对手术的忧虑。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手术吗？”

“全身麻醉都会有一定的危险性。至于手术本身的危险性，将与手术进行的时间，谨慎细致的操作有关，也可能出现一些其他问题。但是那些都是我需要考虑的事情，而你不必为此担心。总之，外科手术是有一定的危险性。”

她想知道医生这么说是暗示着有其他危险，以及由于外貌完全改变而引起的心理问题。她没有太多期望。这个伤疤已经存在了三十四年，对其所造成的问题她都能应付自如。她也可以处理伤疤消失后所面临的问题。他问她是否还有其他的问题。她说没有了。他站起来，与她握手道别，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笑容。笑容改变了他的脸部形状。他说：“当我安排好你去圣安吉拉医院体检的合适日期时，我会让我的秘书通知你。去那里检查会有问题吗？接下来的两周你都在伦敦吗？”

“我会在伦敦。”

她跟着斯娜林小姐进入一间位于这个楼层后面的一个办公室，一位中年妇女给了她一本关于庄园诊所的设备和价格表的宣传小册子，价格表包括手术前参观的费用、昂贵的手术费以及一周的术后恢复治疗费用，那位中年妇女向她解释说查德勒-鲍威尔先生认为手术前患者亲自拜访那里会有好处，当然患者不是必须要在手术前参观庄园诊所，这项程序不带有强制性。她已经估计到价格会很高昂，但是实际价格远远超过了她的预算。毫无疑问，这些价格不仅仅是医疗费用，而是代表了一种社会地位。她似乎记得一位很有地位的女人说过：“当然，我一直去庄园诊所进行治疗。”好像这样就可以表明她属于一个高档消费的病人圈子似的。她知道自己的手术可以在医疗保险能报销费用的医院去做，但因为自己属于不紧急的手术病例，所以需要排队等待。更何况自己也需要保密。在所有的领域中速度和保密已经成为一种昂贵的奢侈品。

她只在诊疗室停留了半个小时就完事了。距离与常春藤饭店预约的时间还有一个小时。她将步行前往那里。

4

常春藤饭店是一家广受欢迎的餐馆，因而在此用餐难以保证不为人所知，但是她从来没有担心过自己的社交判断力。对她来说，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她很清楚在这里不会有人关注罗宾。在一个随时随地都会有令人反感的诽谤丑闻暴露的年代，即使最不知名的无聊专栏也不会浪费版面描述著名新闻记者罗达·格瑞德与一位比她小二十岁的年轻男子共进午餐。她已经习惯与他相处，而他能够使她快乐。他闯入了她的生活，无论多么地感同身受，她都需要去体验和经历，但是她感到对不起他。他们之间几乎没有过亲昵行为，而且是由于她的原因造成这种情况。他倾诉，她倾听。她认定自己从这种关系中获得了某种满足，否则她为什么仍然心甘情愿地让他进入自己的私人生活呢？当她仔细考虑这种很罕见的友谊时，它似乎只是一种偶尔在一起由她付费吃个午餐或晚餐而不必强加其他责任的某种习惯，这种见面只是耗费时间并唠叨着结束，而不会有其他的麻烦。

他像平时一样，正坐在她提前预订的那张靠近门的桌子旁等她，那是他最喜欢的位子。当她走进门后，聚精会神地看了他足有半分钟。他抬起头，目光离开面前的菜单，与她的目光相遇。像平时一样，她为他的俊美深深吸引。他本人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俊美，然而任何一个人自己能够忽视这种基因和上天给予他的奖励而不去利用，确实令人难以置信。在一定程度上他已经在利用自己这个优势，而只是表面几乎不在意而已。她总是难以相信经历留给自己的教训，男人与女人只拥有美丽的面容而不具有与之相匹配的智商和精神，那么它们的美丽也只是白白浪费在世俗、无知和愚笨之中。她怀疑可能正是由于罗宾·波顿拥有这样的外貌，才使他进入了戏剧学校，并且获得了第一份在一个电视系列片上扮演角色的合约，虽然开始时许诺他可以出演很多集，但是他在演出三集之后就结束了。他做任何事都不能持续。即使最宽容和最重感情的制片人或导演也会对那些不学习台词、不参加试演的演员失望，最终不再邀请他。演戏失败之后，他从事过许多富有想象力的首创性工作，其中有一些可能获得

了成功，他的工作热情持续了超过六个月。他曾经劝诱她投资其中的一些项目，她都拒绝了，而他也没有由于拒绝而产生怨恨。但是拒绝无法阻止他再次要求她投资。

当她走到桌子边时，他站起来，握住她的手，然后有礼貌地亲了亲她的脸颊。她看到了一瓶放在冰桶里的昂贵默尔索干白葡萄酒，当然费用由她来付，这已经是第三次喝这种酒了。

他说：“罗达，很高兴又看到你了。你与那位伟大的乔治安谈得如何？”

他们从不习惯使用爱称称呼彼此。他曾经有一次称她为爱人，但是从那以后再没有敢重复过那个词。她说：“伟大的乔治？在查沃尔庄园人们都称呼他为查德勒-鲍威尔吗？”

“不能当面叫。经历过他严峻的考验之后，你看起来非常平静，当然你平时也是这样。情况怎么样？我一直坐在这里为你担心。”

“什么也没发生。他看到我。检查了一下我的脸。我们就约了做手术的时间。”

“他没给你留下深刻印象吗？他通常都会使人印象深刻。”

“他的外貌确实令人印象深刻。我与他相处时间不长，因此无法评价他的性格品质。他似乎很有能力。你点餐了吗？”

“你到达之前我点过菜了。我已经筹划了一份对我们两个都适合而且富有灵感的菜单。我知道你喜欢吃什么。对于葡萄酒的选择我比平常更富有想象力。”

仔细看了看葡萄酒的明细单，她知道他对于消费也非常富有想象力。

他们几乎还没有开始品尝第一道菜，他就迫不及待地开始谈论此次会面的目的。他说：“我需要一些资金。不用太多，几千美金即可。这确实是一个极好的投资机会，风险很低——哦，几乎没有风险——并且保证利润。杰里米估计每年大约有百分之十的收益。我想知道你是否也感兴趣？”

他宣称杰里米·克森是他的生意合伙人。罗达怀疑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只是合伙人那么简单。她只见过杰里米一次，认为他话很多，喋喋不休，但没有恶意，并且很有头脑。如果他对罗宾产生一些影响，也许是件好事。

她说：“我一直对没有风险并且有百分之十收益的投资感兴趣。我非常吃惊你没有超额订购。你和杰里米全身心投入的这笔生意是什么？”

“九月份我们一起吃晚餐的时候我曾和你谈论过。噢，自从那时起，事情已经有所变化，但是你应该还记得基本计划吧？这确实是我的创意，而不是杰里